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 第十三回 巧設計誑哄三寇 三畝園普蓮遭擒

話說徐立見三人亮軍刃，連忙說：「何必著急，有話可以講在當面。」丁世凱說：「哥哥，看來是我一時之猛撞。不知普寨主在您家中，要知道我真不來。如今果然發生誤會了。」徐立說：「那倒不要緊，我且問你這位大夫，能可以多等個三兩天再請，成不成呢？」世凱說：「那倒沒有甚至不成的。不過是那個先生是昨天晚上才來，今早就有人請。我想老太太病的很重，為甚麼不先來給老太太來看呢？所以我才來到此處。先跟您說一聲，誰知有此差事。」徐立道：「二弟到我家，普寨主不知你是乾甚麼來著，當然猜疑你。而今之計，最好你先留在我家中盤桓三兩天，大概那先生不致走吧。」丁世凱道：「這倒可以。」說著話他跪在地上，面衝西北，頭撞地，口中說道：「上天有眼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多保佐我那義母。等些日，容待那大夫來到，病體全除。我今原本前來為好，與你老人家請先生診治。誰知遇了此事，沒別的可說，只可稍等時日吧。」說完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哥哥，我就為保護老娘，為是讓他老人家多話幾年，是咱們弟兄的造化。普寨主，你可把話聽明白了。我可不是畏刀避箭，怕死貪生。你要跟我們動手，我不敢跟你動手，那你想差了。不過我想交一個朋友不容易，要得罪一個朋友，很容易。那麼我今天不回去，夜間二更天，與你們三位擺下一桌餞行飯。給您拿上川資，從此回西川。天明我再到店中請那先生，前來與我義母看病。這樣的辦，普寨主您看怎樣？」當下普蓮一聞此言，信以為真，這才點頭答應。世凱說：「大哥，他們三位既然允許，您為什麼還不預備飯呀。」徐立點頭。忙命人告訴廚房，便備上酒飯來，五個人團團圍住飲酒。世凱與他們布菜，說道：「普仁兄，您三位多多原諒我。我是不知你們三位在此，要是知道，我也先不必來，或是派人將先生送了來也可呀。這個沒別的可說，您得衝我徐仁兄才好。」普蓮哈哈大笑，說聲：「丁賢弟你就不用多心了，我決不再猜疑你啦。」大家一同吃喝完畢，坐在屋中間談。忽然又聽見外邊有人打門，普蓮他的耳音全在門外啦。連忙說：「二位賢弟先別說啦，你們聽外邊有人叫門。」說著他起身，來到院中。這四個人也跟了出來。普蓮到了門洞，左手按刀把，右手一擺手，是不叫他們答言。老家人徐忠上前問道：「外邊何人叫門？」就聽外邊有人說道：「我是尹家堡的，我姓尹，名叫尹兆林，百隨翁的便是。」徐忠說：「我家員外未在家中，出外辦事去了，您有甚麼事，可以留下。容等我家人回來，我好告稟於他。」又聽外面那老頭說：「有事，徐忠啊，我是來問打刀的尺寸。我們不知道多大尺寸，告訴了我，我好回去告訴明白打鐵的，好叫他們按著尺寸去打。」徐忠道：「這一層我到知道，您在外稍候，待我去到門房取出字條來，交給您帶回去吧。」說話之間，回到屋中，取出一個紙條來。他剛要往外遞，普蓮說道：「且慢」立時走了過來，從打家人手中拿過一看，見上面寫的是：刀苗二尺八寸五長，寬二寸七，刀把一尺八寸五，為斬馬刀。打二百口，攢竹鬆七尺一寸長，白蠟桿花槍七尺七長，也是二百條。他一看並無別的，便又遞給徐忠。徐忠這才從門縫遞出去啦，說：「尹員外，您就照著字柬行事去吧。」尹員外接了紙條回轉尹家堡去了。

丁世凱道：「徐兄長，這軍刃全在尺寸之內吧。」徐立道：「跑著海打軍刃可不成。這軍刃是一寸長一分強，一寸少一分小，一魯降□會，一巧破千斤。你看咱們五個人吧，全都是能為出眾，武藝超群。由咱們正東有座孔家莊，那裡二位名為伸手必贏孔芳、抬腿必勝孔玉。他弟兄手使七寸梅花槍，能為出眾，武藝超群，出人頭地。」大家在此閒談，天已過午。丁世凱道：「普仁兄，我聽人言，你們四川蓮花黨之人，歸為下三門。李玄清謝亮於良，他們沒有護庇你等之心。普寨主你們三位想一想，是不是誰要惹事，由誰自己去搪。要按理說他們三位門長，應當出頭露面，解去此圍，才是作門長的道理。就以您說吧，為與趙庭嘔氣，盜來寶鏢，回到山東。他們三位就應當前來，在山東當面說明，解了此結才對。怎麼能縮手縮腳，由普兄自行了結呢？」普蓮道：「賢弟此言差矣！想當年那江南蠻子趙庭，爬碑獻藝，在碑上辱罵蓮花黨。那三家門長都不敢答言，懼怕趙庭，我一怒才盜來寶鏢。」丁世凱一聽，心說：「你不用如此誇耀，人家前來拿你，看你如何？」徐立深恐他們說僵了，便用言語差開。五個人在外面西房，直談到天色昏黑。徐立起身說道：「丁賢弟你先在此陪著普寨主說話，待我到後邊看看老娘的病體如何，少時我就出來。」他四個一齊說：「您請吧。」

徐立當時回到了後宅，先來見老母。說道：「娘啊，今夜您在這屋中，千萬別點燈。要點也行，必須放到桌子底下，叫前面窗戶上可別有燈光。因為今晚來拿三寇，恐怕滋了事。倘若有一個來到後面，那咱們家裡可就有危險了。」老太太說：「是啦吧，你去你的吧。少時吃完飯，我們全在這屋裡，死也死在一處。」徐立回身又囑咐好了他妻子，然後來到外面書房。說道：「老哥哥，您給我擺飯呀。」徐忠說：「你們五位一齊用飯可不行，那火頂不下來。」徐立說：「我此時覺得餓的慌。」徐忠說：「不要緊，我可以先給您擺點蒸食吧。」徐立說：「可以吧。」當時徐忠將蒸食端了上來，五個人一齊用。那丁世凱竟看著普蓮，就見他面上變顏變色，透著驚慌，心神不定。那普蓮說道：「丁大哥，我們今天這一頓飯，也就算是最後的一頓離別飯吧。」徐立笑道：「普寨主說那裡話來，咱們日後往來之時日很多很多，何必單在一時呢。」普蓮說：「不然，我所想的，決對不錯。再者據我猜想這位丁賢弟是前來探聽於我，準是為我來的。你二人可要記住了我所說的那兩句話，倘有不測，就照那樣辦。」段峰雲峰點頭道：「大哥不必憂慮了。」普蓮說：「是你不知，我總覺外面有人是的。再說我心內不安，發似人揪，心慌意亂，坐臥不安。今晚恐怕凶多吉少。」又對徐忠道：「老哥哥，今天我身上未帶分文，不得賞與廚師傅，就請您先告訴他一聲罷，叫他預備一桌酒席。我們哥三個吃完了，好趕路。」徐忠說：「普大王，我們那廚子在那裡用扇子搨火啦，少時就可以得啦。」普蓮一聽無法再催，只好等候吧。徐立道：「世凱呀，你到後面看看你嫂嫂將寶鏢要得出來，再拿出五封銀子，交給他們哥三個，叫他們好作盤費。」普蓮說：「不用，徐大哥我們走到路上，遇見那片水大，可以隨便借他點。路費不缺，這一層您倒不必慮了。就請將寶鏢給拿了出來，就得啦。」徐立說：「好。」可是那丁世凱竟答應不動身。普蓮一看心中就猜了八九，遂說：「丁世凱你跟徐立是過命的交情，為甚麼你竟答應不動身呢？」說著話用手一按刀把，眼珠一動，忙「撲」的一聲，將燈吹了。雲峰忙問道：「大哥為甚麼吹燈啊？」普蓮說：「人全都來啦，你們還不知道，房上瓦響哪。」此時徐立二人見他一吹燈，便長腰縱出屋來。往四外一看，房上人全滿啦。屋中普蓮說：「二位賢弟，你們看如何？在那丁世凱一來的時候，我就知道他不是好意。叫你們動手，你們不肯。而今如何？」黃雲峰說：「那沒法子，只可殺他們吧。」三個人一邊收拾，普蓮說：「賢弟，我在此地被獲遭擒，寶鏢一入都，那何家口可就空啦。你們勾來我的二弟，到他們那裡，務必殺他全家。然後給他挑亮子。」二人說：「是啦。」普蓮拿好刀。伸手揪下簾子往外一躍，房上瓦就打了下來；然後他站在院中，軋刀一站，四外人就下了房。

書中暗表：群雄在上三畝園店中等候。天已過午，魯清說：「咱們別閒著，可以在院中過一過傢伙。」大家說：「好吧。」說完各人拿兵刃，在院中走動半天。然後大家一齊拿好了自己的夜行衣包。出了店門，來到中三畝園西村外路北柳林。眾人到了裡面，各將衣包放下，耗到天黑。魯清伸手探兜囊，取出白蠟捻兒黏在樹上。大家一齊更換夜行衣。換好了之後，將燈息滅帶好。魯清說：「諸位，今夜咱們可別叫三寇逃走。」大家說：「對，今夜就得拿住三人才好。」杜林說：「我得帶著三將。」魯清說：「你帶哪三將呢？」杜林說：「我帶水中蛇謝斌、獨角蛟謝亮、水豹子石俊章。隨我杜林明著看守徐家滿門，暗中為是保護寶鏢。」魯清說：「就是吧。」大家這才一齊出了柳林。丁世安在前引路，魯清杜林等跟隨在後。進了西村口，魯清當時派飛抓將雲彪、賽崑崙小黃龍二人把守西村口。又派林貴林茂二人去把守東村口。然後大家一齊來到徐家門前。魯清說：「你看守這個大門。」李文生點頭。杜林說：「我可不管你們啦。」魯清說：「你去吧。」杜林等四個人飛身上牆，往裡而來。他們到了中院的東房上，雙手扶脊長身往西屋觀看。就見西屋點著燈，人影亂恍。杜林說：「你們三位聽我吩咐：謝斌謝亮可以在東房上不用動；石俊章您到北房上後坡等他，全拿著兩塊瓦，看著前坡。只要有人上來，不用管他是誰，就拿瓦打他。」三個人點頭應允，各人埋伏好了。杜林這才拿出問路石來，向地上一擲，並無人聲犬吠。他才下了房，到了屏風門裡面南來道。往地上一伏身，埋伏好了，伸手取出飛

崩子□六塊。

按下他們四個人不表。且說魯清眾人也跟著上了房。他在南房之上，魯清等眾人，全在南房上。此時三寇已然跳在當院。魯清說：「大家可要小心了。何斌你可要拿普蓮。」何斌說：「是。」丁銀龍說聲：「且慢！我與他有三江四海仇，今天非我拿他不可！」丁世安說道：「伯父，現在有我們弟兄在場，您就不用下去啦，待我拿他去。」說完跳下房去，擺刀上前在當場一站。普蓮問道：「甚麼人？」丁世安說：「你家三爺，姓丁雙名世安，翠面熊的便是。」普蓮往上一跟步，左手一右手刀就紮。南房上丁銀龍就嚷道：「世安你可是一著不用讓他。此賊特以可恨。」丁世安用刀往下一垂，翻腕子二次向他砍去，當時兩個人殺在了一處。那邊黃雲峰抱刀過來說：「小輩丁世凱，你往那裡走！」說著上前舉刀就刺。世凱往旁一閃身，由腰中拉出□三節亮銀鞭，還手一抽他，二人也打在了一處。那邊黃段峰與徐立也殺在一處。徐立一時的不便，拉不出鞘來。頭一個抹丘刀躲邊，他往下一矮身，段峰立刀再砍，段峰的意思是打算砍他，那徐立用刀一軋他的刀，段峰用刀趁勢也一磕他的刀，將刀滑出，跟著一刀，徐立再躲不及，就在後脊背划了一個血印子。東房上抱刀手宋錦就跳下來迎著段峰殺在一處。丁世吉躡下來，一拉徐立，到了東房底下。南房上魯清手中挽著刀，提著兩塊瓦看陣說道：「大家圍吧。」眾人一聽，「忽啦」一聲，當時將三寇圍在當場。徐立一看三個賊人殺法甚是驍勇。正在此時，忽聽門外有人說道：「判官，你來開門來呀。」魯清一聽，忙問道：「門外是誰叫門呀？」李文生說：「玉藍來啦。」魯清忙到了前坡，往下問道：「石爺來啦嗎？」下邊答應道：「正是我呀。」書中暗表：石祿自從店中走後，來到外邊問伙計道：「老肚子帶著小棒槌一根，他們是從那邊來的？」伙計說：「從東邊來的。」石祿說：「好，那我往東去啦。」說完他竟自往東去了，伙計回報。劉榮問魯清道：「石祿走，你怎麼不攔他呀？倘若走丟了，那可怎麼好哇？」魯清說：「不要緊，走不丟了他。」按下他們不表，且說石祿出了何家口的東村頭。一直正東，來到了東頭，石祿一看，只好下去吧。他也沒脫衣服，就下去啦。到了東岸，上來一看，靴子裡頭水全滿啦。說道：「喝！鴨子渴啦。」一邊倒著，一邊往前走。抬頭一看，天色西沉。石祿說：「了不得嘍，白燈籠要滅啦。來人我打聽打聽道吧，不知判官在那裡住啊。」眼前有一股大道，斜著向西南，他卻往東走來。此時天已昏黑，正東來了一人。

書中暗表：原來是個樵夫，扛著一條扁擔，手中拿著斧子。石祿說：「站住吧小子。」打柴的一看，以為他是劫道的，遂說：「大太爺，我是打柴的，剛賣回來。家中還有一位老娘，等著我吃飯啦，並且還在病著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家中老娘病著啦？」打柴說：「對啦。」說著跪下。那石祿說：「我不跟你要錢，你拿錢回去給你的娘買吃食去。我為是跟你打聽道兒。」打柴的站了起來問道：「大太爺，您打聽哪裡呀？」石祿說：「我們跟大何二何，上灘子打蜂子。後來那蓮峰子撓鴨子啦，連鐙兒也沒啦，不知上那裡去啦？今天老杜子帶著小棒槌來啦，他們說峰子太歲上三花一個滾判官他們家去啦。這個判官，他上那裡去啦？」那打柴的說：「您打聽的是三畝園吧？」石祿說：「對啦。」那打柴的一想：我要告訴他遠，他一定叫我帶他去，莫若告訴他不遠吧。遂說：「大太爺，要不是我家中老娘病著，我送您去。您一直往北，不遠就是。」石祿說：「小子，你先在我旁邊站著，等一等。東邊再來人，我問他，他要說也往那邊去，你們就可全繃。要說往別處去，小子，你看。」說著拿出那把鏟來，說道：「我全要你們的命。」打柴的一看：好傢伙！鏟子頭賽過小箕，拍上就得死。他們二人在此處等著，工夫不大，又從東來了一個老頭。石祿說：「老排子，站住！」那老者忙站住啦，問道：「您是要錢呀，還是打聽道兒呢？」石祿說：「我跟你打聽道。」老者說：「但不知打聽那裡？」石祿說：「我們在店裡，大家上了窩子，去拿峰子太歲。天黑啦，太歲拿著老王爺的鐙撓了鴨子啦，也不知上哪啦。白燈籠還亮著的時候，來了老杜子小棒槌，小棒槌說的，上三個環一個滾判官他們家去啦。這個地方在那裡呀？」那打柴的站在他背後，抬手往北直指。老頭兒不知怎麼回事，後來明白啦。一定是叫我告訴他往北去。遂說：「你往北吧，就到啦。」石祿一聽，先前那個人說是往北，他也說往北，這一定沒錯兒，那就往北吧。說道：「那麼你們兩個人去吧。」老頭與打柴的二人往西而去不提。

這裡石祿一直往正北，走到天黑，還沒找到。一邊走一邊自言自語的說：「我錯啦，為甚麼不叫他們帶我來呀？這真豈有此理。」說話之前，來到一片鬆林，進到裡面，坐在地上倚著樹睡著了。直到第二天，天光大亮，把他餓醒啦。正在此時，聽見遠處有小鼓聲，正是賣饅頭的。（就是饅頭）不由心中大喜。站起身來，出樹林便大聲喊叫，一邊叫著，一邊伸手去摸鏟兜子裡，是一文錢都沒有。少時那個賣饅頭的過來。石祿一看此人，身高六尺開外，一身藍布衣褲。白襪青鞋，腰中係著一件圍裙，挑著一對圓籠。過來放下，石祿過去一看那圓籠裡，滿全是饅頭火燒。他問道：「怎麼賣呀？」那人道：「三個錢兩個。」石祿說：「吃飯了多少錢呀？」那人道：「好辦，反正你吃多少算多少錢。」石祿說：「好啦。」當時毛下腰去，伸手拿了兩個，往嘴裡就咬。」那人說：「你可慢著，別因為吃的急，再堵死一口子。」石祿也不理他，吃了個飯。吃完他問道：「我吃了多少錢？」那人說：「倒不多，一共才九百□錢。」石祿說：「好，那麼你隨我到家中去取吧。」那人說：「多遠呀？」石祿說：「不遠，少時就到。」那人說：「可以。」當時蓋好圓籠，便隨著他一直往北而去。石祿走的太快，那人急啦，說道：「這個樣的走還成嗎？眼前就是村子，還不快走。」石祿說：「我不敢快走，怕你小子追不上。」那人說：「沒關係，你快走我也追的上。」石祿說：「好，我快走。」說話之前，他一毛腰往北跑了下來，那人如何追的上。一邊追一邊喊：「好小子，別走哇，你敢情是騙子手哇。」石祿一走直到天色黃昏。南北一條大道，路西有一片鬆林。石祿進了林子，席地而坐，石祿的肚子又咕嚕嚕直叫喚。石祿說：「老肚哇，白燈籠著著，有賣饅頭的。白燈籠滅了，就沒有賣饅頭的啦。老肚你再叫喚，我可要打你啦。」肚子仍然是響，他急啦，掄圓了打三拳，打得肚子很疼。他說：「得啦，我不打你啦。」遂倚在樹木上，一時心血來潮，竟自睡著了。

忽然南邊來了□三輛鏢車。人家一喊鏢號，把他驚醒。心說：「好呀，來了賣吃食的啦，待我買點兒吃吧。」說完站起來，出了林子。一分雙鏟，大聲說道：「賣甚麼的呀？」伙計說：「我們這是喊鏢蕩子啦。」石祿說：「嘔，我會涼涼了再吃。」伙計說：「黑漢閃開！讓鏢車過去。」石祿說：「不成，你必須放下。我吃完了你們再走。」伙計說：「朋友，你是合字嗎？」石祿說：「我是石字的。」伙計說：「你乍入蘆葦？」石祿說：「這裡沒有葦，有樹林。我就知道餓，別費話小子。」這伙計一聽，正要往回來報。第二匹馬來到，問道：「哥哥怎麼樣了？」這個伙計說：「你快回去稟報達官爺，就說前邊有個渾字，把馱子給橫啦。」那伙計一聽，來到前邊問道：「合字，你把你們瓢把子的萬兒道上來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們瓢把子沒萬兒，竟是葫蘆頭。」伙計說：「你滿口亂道。」石祿說：「你才滿口裡放炮呢。」那伙計一聽，忙撥馬往回跑，嘴唇哨子一響。正南的鏢車，當時就打了盤啦，□輛鏢站到了。那三輛車上滿裝好了他們的東西。北時押鏢二老，下了馬，甩大氅，勒絨繩，收拾俐落，捧軍刀，來到當場。書中暗表：這二爺乃是□老中的二老。上前一位，手捧護手雙鉤，來到當場。石祿一看過來一個有鬚子的，心中煩啦，說：「對面來的老排子。」老者說：「你叫甚麼？」石祿說：「我姓走，叫走而大。大門大村，樹林子沒門，你進去不去？」那老者說：「你滿口胡言亂道，趁早閃開！如若不然，你可知我的雙鉤利害？」石祿說：「你非得把我鉤臥下，我才躲開哪。」老者一聽，氣往上撞，往前進招。石祿說：「我就不要兩個啦，我再要這個，你就上那邊去啦。」說完將軍刀扔到林中，見鉤到雙手抓住，往懷中就帶。老者用力往後一掖，石祿往上一人步，使了一個裹合腿。老者往上一縱，稍微慢一點，被他腳給掛上。石祿往上一踢兒，那老者就來了個高掉兒。那邊又來了一個老頭，問道：「兄弟怎麼樣了？」這個老頭說：「四弟你要小心了，這個小子扎手，他可是橫練。」此人說：「是啦。」當時往前來戰。石祿一看，又來了一個老頭兒，手使一口鋸齒刀。心說：你有鋸拉我，我也不怕。見他刀向心口砍來，忙用腳尖一找地，往身邊一轉兒，真叫快。當時來到老者身後，由左腳勾住那老者的左腳，單掌打在背上，當時把老頭打出一條線去，那老者就地□八翻爬起，說聲：「三哥，快傳弩箭匣。」那六□名兵丁上前就把石祿圍啦。石祿一看，說：「喝！小子！不給饅頭飯，先給麵條吃呀。小子那咱們就先嚐嚐吧。」說完他用手將鼻子跟耳朵眼堵好，往地上一蹲。二老叫人放弩箭。弩箭手立刻開匣放箭。石祿說：「你們看這個麵條沒完啦，小子！」此時大家箭放完了，正要向袋中取箭。石祿是真急啦，往起一站身，雙手一分，弩箭滿掉。往前一撲身，伸手捉住一個兵丁，兩手一叫功夫，「吧嗒」一聲，當時打得萬朵桃

花，死於非命。那些人一看，忽拉後退，又立刻圍上前去，抽兵刃要群毆。石祿也不示弱，拿兵刃相迎。忽聽一聲大喊：「且慢動手！不是外人，前邊可是玉藍嗎？」石祿一聽，有人叫出自己的小名來，一定不是外人。這才不敢動手。少時來了一匹，上騎一人，自己不認得。

原來此人乃是飛天豹神槍焦雄，焦雄自從店內回鏢店，要拜客，很怕遇見石祿，知道他渾小子，甚麼全不懂。他臨行之時告訴鏢行說：「老三老四，要是回來，千萬別走，等我再說。因為他們不知外面的規矩，倘若有了舛錯，自己弟兄們全不用混啦。」說完他就拜客去啦。他走後，多背長鬚尤昆鳳、雙翅飛熊穆得方二人回來。一看店中有鏢車三輛，遂問道：「柳金平、柳玉平，你們快去把木匠打來，把匾下來。」二人說：「您為甚麼下匾呀？」尤昆鳳說：「咱們這鏢行不做啦。」二人問：「為甚麼不做了呢？」昆鳳道：「咱們店中，幾時擺著過鏢車呀？這個買賣還怎麼做呢？」當時旁邊有個伙計姓李名四，外號叫拴對兒李四。那李四說道：「三爺四爺，據焦雄所說，要沒有他，這個鏢行立不住。」他二人一聽，當時就火啦。說：「怎麼著沒有他不成，衝他這一句話，鏢咱們走啦。」忙命人開飯，收拾一切。這才叫馬子江與李四等一齊人。在□輛鏢車以外，他們自己的拉東西車三輛。下海擒龍馬子燕、柳金平、柳玉平等，與一百三□名家將大家由店中起身，往下行走。那鏢行□老，蔣兆熊一看，也不好管。他們全是兄弟，只可由他們去吧。在他們走後兩天啦，焦雄才拜客回來，一看鏢車走啦，急忙進到屋中。說道：「兄長，您沒有執掌鏢行之權，我們九個人，您誰也鎮嚇不住。」蔣兆熊低頭不語。焦雄忙沐浴身體，然後參拜武聖人。燒香已畢，又來見蔣兆熊。說道：「兄長，我不是說過嗎，如今劉榮把玉藍請出來，在山東一帶，捉拿普蓮。他是混天地黑，任什麼不懂。一個人走單了，遇見他，他有橫練在身，任甚麼不怕。倘若吃了虧，那時豈不摔了□老之牌。」蔣兆熊說：「那可怎麼辦呢？」焦雄說：「那只能我追下他們去吧。兄長在店中照看一切。」說完他便命人備馬，掛好了大槍，離了店往下來了，連夜的往下趕。

這天未到濟南地界。面前樹林那邊有哨子響，少時反哨子又響，焦雄就知道不好啦。他急忙催馬往前跑來，就聽見石祿喊道：「小子！你們一個也跑不了。這全包圍啦。咱們是一巴掌一個。」焦雄連忙答言，說：「玉藍，且慢動手。不是外人，全是自己人。」石祿一聽，有人叫他小名，當時就不敢追他們了。尤昆鳳、穆得方弟兄一看，悔不聽兄長之言，如今真吃了苦子啦。少時焦雄來到，翻身下馬。叫道：「玉藍呀，怎麼剩你一個人啦？」石祿說：「對啦，你是誰呀？」焦雄說：「你這孩子怎麼忘啦，我是你二伯父。」石祿一聽，想了起來。遂說道：「你是我二伯，常上我們家去。你養活的嬌，對不對？」焦雄說：「對對！」石祿說：「你跟咱們爸爸有交情。」焦雄說：「你不用說啦，你為甚麼一個人在此地呀？」石祿說：「只因太歲跑了後，我們回了店。來了老杜子，帶著小棒錘，說太歲在三環一個滾判官家裡。我一個人出來找判官，來到這裡肚子餓啦，他們來啦，騎著馬賣饅。他們竟給我竹鐵吃，我急啦，剛打死一個，你就來啦。」焦雄一聽，心裡不明白：甚麼叫三環一個滾判官家裡？遂問道：「那麼你是餓啦？」石祿說：「對啦。」焦雄說：「三弟四弟，快取來乾糧牛肉乾。」當下有人從車上拿了下來。焦雄便命人快掌燈籠，往起撿弩箭，又叫人過去查看，是誰受了傷。燈光點上一看，那人頭已碎，認不出來。又叫人翻他的衣襟，看出記名的白布條來。當地撕下白布條來，又把屍身埋好，立了個暗號。白布條帶白，為的是將來給他家裡，好叫他們每時來鏢局取錢。這便是他們厚誠的地方。

書說當時，石祿問道：「二伯父，他們叫甚麼呀？」焦雄說：「這是你三伯父尤昆鳳，那是你四伯父穆德方。」石祿道：「嘔，一個姓尤，一個姓穆。對不對？」焦雄說：「對啦。」石祿說：「給他們叫到一塊兒就得啦，我管他們叫木頭油兒。」焦雄一聽：好嗎，兩個人叫木頭油兒。只可如此吧。遂命人將燈光息滅，收拾好了，便一齊來到了上三畝園，丁家老店。看見店門已關，焦雄納了悶，便問道：「你們可喊鏢蕩子沒有？」穆得方說：「喊啦。」焦雄說：「喊啦他們怎麼不出來接鏢車呀？要不然也許關了門嘍。」說著上前叫門，裡邊曹三答言，將門開了。焦雄一問，曹三說：「您是不知，他們諸位來了。那何家口的老少英雄，隨我家五位全上中三畝園徐立家中，去捉拿普蓮去啦。」石祿一聽，過來一把將他揪住，說道：「小子，你帶我找判官去！」焦雄說：「對啦，曹三，你帶去，到了那裡你就回來。」曹三答應，當時將他們帶到了門首。石祿一看，說：「喝！花腦袋在這裡啦。」李文生說：「對啦，玉藍你來啦。」石祿說：「對啦。我來了。」當時上前叫門。房上魯清聽見是他的聲音，忙過來一問。石祿說：「大清啊，你接著東西。」說著先把皮搭子扔了上來，然後上了房。問道：「那個是太歲呀？」魯清用刀一說：「那個就是，你看明白啦？」石祿說：「看明白啦。嘿！小子們，給我拿梯子呀，我好下去。」他一邊說著，順著瓦隴往下走。一個不留神，瓦壞了幾塊，把他摔了下去。頭西腳東掉在地上，來回打滾兒。說了：「不得了！我的跨骨掉了。」來回翻滾，他往北翻身，左腿蹣著，往南翻身，是右腿蹣著。普蓮一看，石祿摔在地上，扭腰岔氣全是偶爾的事。如今他這一岔氣，正是我們逃走的机会，又是我報仇的時候了。想到此處，遂說：「二位賢弟，你們可要見機作事，千萬記住了我的話。」二人點頭答應。普蓮說完話，他一邊動著手，就往東北退來。猛然跳出圈外，撒腿就奔石祿來啦。來到切近，說聲「你歸陰吧。」舉刀就奔他心口砍來。石祿用了個蛇行縱，兩手掌一按地，往北一翻身，躲過此刀。一伸右腿，便將普蓮的左腳勾住，左腳一登使了個剪子腿，「克喳，」普蓮的左腿就折了。當時刀就出了手啦，倒在地上，當時疼死過去啦。石祿長腰就縱過去了，大聲喊道：「魯清呀，太歲趴下了。」魯清說：「趕快把他胳膊腿攔折了。」石祿說：「先別忙，等他緩來再說。」正說著普蓮緩了過來說：「石祿哇，你快將你家太爺一掌打死吧。」石祿說：「好吧。」說完揚掌就要往下打。那旁雲龍說：「石爺且慢動，王爺要盜寶之寇，可要的緊。留著活口，千萬別要他的命。」石祿這才不動手。魯清跳下房來，說：「石祿哇，先把他四肢廢了吧。」那普蓮說：「雲峰、段峰，你二人還不扯乎了。千萬記住給徐二哥送信，路過沿關渡口，見了我的朋友就說此事。好叫他們給我報仇。」二賊說聲記住了，飛身上上了屏風的樓，要上後院斬徐立的滿門。兩足剛落到院內，就聽見頭上帶著風，就打來了。雲峰沒敢抬頭，急忙往旁一閃。不想後面的段峰沒躲開，打在胸口之上，倒在地上，當時噴出一口鮮血來。雲峰一揪他，兩個人便飛身上西房，逃走了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石祿，走過先將普蓮的胳膊腿一齊攔折了，眾人將他捆上。魯清說：「那位姓徐？」徐立當時向前，答道：「不才我就是。」丁世凱介紹道：「魯叔父這個便是我大拜兄徐立。」魯清說：「好吧。寶鏢在哪裡？」徐立說：「在後院我娘的箱子裡。」這時，普蓮又緩過勁來，破口大罵。魯清說：「先把口給他堵上。」李翠便用他的包頭巾將他嘴給堵上。大家看守普蓮。此時天尚未亮，魯清說：「徐立呀，你到後面，快將寶鏢取出來。」徐立說：「是。」當時來到屏風門，用手一推，裡面插關阡著。徐立忙縱上門樓，落在院中。忽見從黑影之中，跳出一人，橫刀問道：「甚麼人！快站住！」徐立忙問：「你是何人？」那人通了名姓說：「我是杜林，你是作甚麼的？」徐立說：「我是本宅之人，姓徐名立，到後邊來取寶鏢來啦。」杜林說：「好，你看北房上。」徐立抬頭一看，那北房上站著好幾個人。杜林說：「誰叫你來拿的，你叫誰來取吧。這是盡其交友之道，一半保護寶鏢，一半是保護你的家眷。」徐立一聽，心中感念，連忙到了屏風門，拉開插關，來到外面，見了丁世凱。說著：「大弟，我謝謝你，你多分神了。裡院還派好保護我全家的。」世凱說：「大哥，那不是我的主意，那是杜小爺的高見。我來您家一切的說話行事，全是那位杜小爺教給的。」徐立一聽，不由欽佩杜林，實在是高材。

少時一亮，大家將夜行衣換好。魯清讓徐立去上房，請出寶鏢。徐立答言，便來到裡院。見了徐母，要出鑰匙，開箱子取出寶鏢。拿到外面，來到了西房。魯清一看，這包袱是否黃色的。大家上前，魯清將包袱打開一看，原來是鎖子連環甲，藍汪汪的放光。魯清說：「此鏢可是真的，石爺還是你拿刀試試吧。」石祿說：「好。」遂伸手拿過何凱的刀，向寶鏢一砍，「當」的一聲，一片火光。石祿舉刀二次還要剝，魯清說：「慢著吧！不用再試了。」石祿說：「王爺的鏢可真結實。」魯清便叫包好，讓石祿背著。才又和徐立說：「徐立呀，如今賊鏢一齊被獲，你是認打認罰吧？現在看在你拜弟的面上，這才給你個道兒，由你挑。」徐立忙跪倒說道：「魯爺，我認打怎講？認罰怎說？」魯清說：「你認打，那你知道，賊咬一口，人骨三分。」徐立說：「那麼我認罰呢？」魯清說：「你認罰，預備二套車一輛、大菠蘿一個、枕頭一個、棉被褥各一牀、小米一斗、瓦罐一個。」徐立連忙說：「我情願認罰。」當時站起，出去將東西辦齊。大家這才一齊動手，將普蓮抬到菠蘿之中，用棉被與他鋪蓋好了，又要過撐子來，

將普蓮的嘴撐開，用小夾子將舌頭夾住。命謝斌謝春二人，各執軍刀，在車的前沿，一邊一個。車後邊是水豹子石俊章跟何斌，也是各拿軍刀保護著。魯清又命玉、何凱、丁銀龍、李文生四位，在上垂首保護車輛。下垂首是李翠、雲龍、宋錦、趙庭。車輛後邊是林貴、林茂、小黃龍雲彪、魯清。大家分派已定，從此起身。魯清說：「世凱你先回去，把我們爺三個的馬匹送到何家口去。」又叫：「徐立，你在家待候老娘，千萬不要遠去啦。忠臣孝子，人人可敬。」徐立說：「是。」徐母少時出來向大家致謝，眾人還禮，便由此動身。

按下徐立丁世凱不提，且說眾位英雄保護著賊鎧，行在一片樹林子前邊，忽然聽見樹林子裡一棒鑼響。魯清忙命「大家站住，預備好了。咱們大家千萬別著急，他們既然有兵，就得有頭兒，等他出來再說。」說完大家向前一看：就見那些兵卒全是月白布的褲褂，花布手巾勒頭，青紗包紮腰，灑鞋藍襪子，花布的裹腿，每人手中抱著一口砍刀，當時就把道路給橫啦。又由林中出來二人，頭一個身高九尺，胸前厚，膀背寬，穿青掛皂，面如黑鍋底，手中拿著一條泥金渾鐵棍。那第二個，身高八尺，日字體五短的身材，往臉上看，面如薑黃，額頭端正，粗眉闊目，大耳相襯，光頭未戴帽，高挽牛心發卷，身穿藍布襖，青布底衣。來到路中，一聲高喊：「不怕王法不怕天，也要金銀也要錢。東西物件全留下，閃出道路放回還。牙嘯半個說不字，一棍一個染黃泉！」石祿一抬手，車就站住啦。回頭說：「榮兒，認得他們不認得？」劉榮說：「不認得。你過去可要活的，千萬別弄死啦，也別叫他們流水。」書中暗表：原來劉榮認識他二人。此二人是眼空四海，目中無人。所以叫石祿過去管教管教他二人，也就完啦。石祿拉出雙鑷，毛腰來到當場，分軍刀問道：「小輩你們是蓮花嗎？」那使棍的說：「來者你是石祿嗎？」石祿說：「不錯呀小子！你怎麼認識我呀？」那人說：「你那車上是差事嗎？」石祿說：「不錯，是差事。」那使棍的說：「石祿，你快將人車一齊留下，放你過去。如若不然，你可知道金棍的利害？」石祿說：「那太歲是我擒住的，你想甚麼要哇？報通爾的名姓。」那人說：「姓董名相，人稱金棍將。再問就是你家三太歲。」說著舉棍就打，石祿忙往旁一閃。他又橫棍一掃，石祿用雙鑷向他就劈。董相橫棍一架，「咯楞」一響，石祿的右鑷就將棍給咬住啦。左手鑷往外一掃，說聲「撒手！」董相雙手拉棍，抹頭要跑。石祿抬腿就將他踢倒了，舉雙鑷過去要捆他。那個使鞭的上前就是一下子，聽見後面帶著風聲到了，忙低頭上前一步，一轉身抬胳膊夾住他的鞭。飛起一腿，向那人踢來。那人往起一縱身，右祿收腿一站，容他雙腳及地，翻身一百靈腿，竟將那人踢倒。石祿過去要抄他腿，後面的棍到，石祿忙往旁一閃，伸手抓住了他的胳膊。往左右一分，棍也撒了手啦。石祿正要再打他們，劉榮就走過來啦。那二人一見連忙跪倒行禮，說：「劉大哥一向可好？小弟董相劉貴，給哥哥行禮。」劉榮說：「你們二人要反是怎麼著？竟敢前來截差事。」劉貴說：「您不知道，只因我二人在夜間正在用功夫，有我給大哥的兩個家人，前去報告。說石祿在我徐大哥家中拿普蓮。那賊逃啦，他把徐立的胳膊攔折，要頂替普蓮。因此我們前來截道。」劉榮說：「好渾的人啦，你們來看看。」便讓二人過來一看車上，原來是普蓮。劉榮說：「你們看見兩個家人沒有？」二人說：「沒看見，我們出來他們已然走啦。」劉榮說：「可惜你二人沒把兩個家人拿住。你若是拿住，一定高官得做。那二人非是別人，乃是漏網的二寇。一個叫黃雲峰，一個叫黃段峰。你們真是昏天地黑，也不打聽明白了，就來截差事。膽子真是不小哇！這個罪跟普蓮差不多。」二人連連說：「是。」

原來雲峰段峰二賊逃出徐家寨的時候，路過劉家寨。雲峰說：「咱們何不鼓動兩個渾小子。」段峰說：「好。」當時二人來到劉貴的門前，拍拍一打門。裡面僕人問：「外邊甚麼人？」雲峰說：「我們是中三畝園，徐宅家人。」僕人問：「有甚麼事嗎？」雲峰說：「只因石祿來到我們宅中來拿普蓮，三人逃走。他拿我家主人，回頭交差，把我主人捆在車輛之上啦。請二位員外，快去給搭救我家主人去吧。」說完他兩個人，從此回了西川，勾兵報仇。後文書再表。

如今且說，這個僕人聽見了此話，急忙到了後院，見了單鞭劉貴、金棍董相，一說此話，他二人一聞此言，心中大怒。連忙傳命鳴鑼招集了莊兵，當時挑出二百名來，各人拿好了軍刀，這才一齊來到中三畝園西邊樹林，暗中來等石祿，為是好救他拜兄徐立。天到巳時，他們來到，不想吃了石祿一個大虧。魯清上前解圍，問道：「你二人在家作甚麼啦？」劉貴說：「我二人已然退歸林下啦，現在家治土務農。」魯清說：「莫若你二人趁此機會，快回去把家中安置齊備，跟隨我等，保護差事。還可將功贖罪，如何？」二人連連點頭答應。魯清道：「八王爺要此差事太急，不容功夫。我們必須趕快的往京都去趕。咱們就那麼辦吧。」說完弟兄分手。那劉貴董相兩個人，回到家中，安置已畢。各帶軍刀，騎馬追到何家口，與大家會到一處。來到吉祥店門前，叫開店門。開了門，命人將大簸蘿搭進店裡，放到東屋。命人將小米熬成粥，放到罐裡。又命車夫驚醒一點，得功夫給要犯灌一點粥，他拉撒全不用管，車夫答應。他們大家才來到上房，又命李翠、雲龍，去到漣水縣呈遞公事。叫他們上濟南府走公事，要來黃亭子一個，官兵五百人。「你隨他們一齊入都，交鎧交差事去，我們大家就在此聽喜信了。」李翠、雲龍一聽此言，不由大驚，便設法請他眾人回去。不知如何勸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